



▲2016年,胡文阁在长安大戏院演出《红鬃烈马》。

►长安大戏院前,有一座京剧脸谱雕塑。



戏韵漫时光

在北京,看一出高水平的戏曲该去哪儿?

长安大戏院会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第一选择。这座戏院以自身近百年的历史见证了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复兴。它连接了戏韵历史,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,它也搭建了文化桥梁,将中国与世界联袂一堂。

名声大噪

如今,西单路口车水马龙。漫漫时光掩盖了曾经的梨园盛景,昔年,誉满京华的长安大戏院曾坐落在路口东南侧。长安大戏院始建于1937年,由仓库改建而来。

那时,“长安大戏院”的大门口常常用一块小黑板写着每天上演的戏码。许多大家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,以1943年8月的一次晚场演出为例,当晚便有李多奎的《金龟角》,萧长华、叶盛兰的《连升三级》,孙毓敏、侯喜瑞等的《连环套》,尚小云、奚啸伯、姜妙香等合演的《御碑亭》中的折子戏,大轴是谭富英、金少山、张君秋合演的《二进宫》,唱彩盈天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0年夏天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欣赏了李少春、叶盛章的《三岔口》和梅兰芳、刘连荣的《霸王别姬》,长安大戏院再次名声大噪。

博大精深的京昆艺术,在长安大戏院大放光彩。

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进戏院,便能看见东西墙上各有5幅艺术家大照片,西墙上挂着北京京剧院的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张君秋、裘盛戎、赵燕侠,东墙上则是北方昆曲剧院的韩世昌、白云生、侯永奎、李淑君、丛兆桓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盛况,曾影响了几代观众,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文艺创作的中流砥柱。

比如,写下《长江之歌》的已故著名作曲家、中央歌剧院原院长王世光便深受传统戏曲的浸润。他回忆,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,学校所在的鲍家街紧邻西单,这里有长安大戏院,再向南,又有前门的广和剧场,中和戏院。每逢大师们登场亮相,台下总少不了王世光的身影,名家的风采、戏曲的韵律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,是滋养日后创作的一大源泉。

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教育家孙毓敏也与长安大戏院结缘深厚。

她曾撰文回忆,当年在北京戏校学戏时,她每周都去看戏,穷学生没有钱,只能“蹭戏”。有一次,查票的李大爷死活不同意她进去,僵持时,两位老人来了,只哭着李大爷点头一笑,说了声:“李师傅,辛苦!”李大爷还非常客气地回道:“您来了,请!请!”孙毓敏追问,李大爷只好回答,刚才进去的两人是名角马连良和谭富英。孙毓敏力争:“我学好了,将来不也是名角吗?您不让我学习,我将来怎么成名呢?”李大爷终于被这个执着的小姑娘感动了。

戏曲艺术后来一度陷入低谷,长安大戏院门庭冷落,设施陈旧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为配合西单地铁工程建设,长安大戏院被拆除。1996年9月,迁址到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的长安大戏院重张开业,声声戏韵再次响彻长安街。

迁址重张

新落成的长安大戏院融合了古典民族建筑风格与现代科学技术。

剧场大厅宽敞明亮,全部采用意大利天然大理石镶嵌,自动扶梯进入二层观众厅。设有850个座位的剧场观众厅古朴典雅,采用仿明清风格的装饰,一层前区有



26张红木条案、156把红木梳背椅;二层前区还设有40个座位的贵宾包座。

剧场舞台设计先进,天幕高13米,宽24米,舞台由可升降乐池、车台及升降、旋转舞台组成,后台还有可容纳100人同时化妆的化妆间,灯光、音响设备效果俱佳。

1996年9月27日,中秋之夜,长安大戏院内鼓声跌宕,“中华长安戏剧文化周”开幕式暨长安大戏院新建开业仪式启动,北京的戏曲演出再次迎来了一方专属天地。

那一晚,赵葆秀、康万生合演《赤桑镇》,于魁智、王树芳相继演出《上天台》《沙桥饯别》,77岁武生泰斗王金璐率徒三演《挑滑车》,尚长荣、杨淑蕊、谭元寿、叶少兰、张学津、刘长瑜等名角携好戏竞相上场。梅葆玖的《贵妃醉酒》唱罢,演出的气氛被推向高潮,舞台上花瓣飘洒,诉说着对戏院与民族艺术的无限祝福……

在纷繁变幻的时代与市场环境中,长安大戏院留住的关怀、温情常常令人感动。多年来,长安大戏院举办了谭鑫培、四大名旦、四大须生以及王少楼、孟小冬等艺术大师的纪念活动。2024年3月,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,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系列活动亦在这里盛大启幕。

此外,长安大戏院也为式微的言(菊朋)派、奚(啸伯)派、黄(桂秋)派、徐(碧云)派、麒(周信芳)派艺术传人以及男旦演员、武戏演员给予了特别关照。对老艺术家的关注,更是形成了备受赞誉的演出品牌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

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九九重阳节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创立于2007年,是长安节令戏演出的典范,每年登高望远的时刻,老艺术家们从全国各地会集而来,多年间,除去疫情影响,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演出从未中断。

受邀的老艺术家们都曾是各行当、各流派、各院团的中流砥柱,身负顶尖的艺术水平和舞台经验,迄今,登台献艺的人数已有百余位。

2023年,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再度启动,18位名家齐亮相,行当齐全,流派纷呈。舞台上,他们各显神通,休息室里,许久不见的老朋友紧紧握手,彼此拥抱。

81岁的范玉媛携《凤还巢》选段上场,这是她第8次登上这个舞台。“我平时一直在不断地练习,唱完今年的就开始准备明年的。”范玉媛常居盐城,每次都要专程赶到北京,“北京观众喜欢京剧,也特别懂京剧,所以我选的唱段不重复,但一定都是梅派戏。”作为梅兰芳先生的入室弟子,范玉媛把弘扬梅派艺术视作毕生的追求,“在这个年纪还拥有这样的展示空间,我觉得非常幸运。”

太多难忘的瞬间被这座戏院见证,有笑亦有泪。2004年,长安大戏院参与制作出品的大型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首演,那时还很年轻的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胡文阁饰演“戏中戏”的梅兰芳,即剧中杨玉环等戏曲角色,正是凭借这出戏,

高倩

渭水遗珠待时新

京剧舞台上的传统戏有千八百出之多,目前经常上演的京剧传统戏却远远没有这个数目了,大概也只有二三百出。为何有那么多传统剧目久别于舞台?原因很复杂。有的是因为剧目里有许多绝活,但当下演员无法掌握;有的是因为唱段太多,当下观众难以接受,俗谓“坐不住”;还有的是因为主题不明确,结构太拖沓,艺术呈现上平庸无奇。

然而,这些被遗忘的剧目中,也不乏好戏,只是年深日久、明珠蒙尘,若是加以改编,掸去灰尘,根据时代的要求,发扬精华,剔除糟粕,与时俱进,就能够使这些传统剧目获得新的生命,成为经典剧目。

传统戏《渭水河》,就具有这样的基础。

名争竞演的佳剧

《渭水河》是一出什么情节的传统戏呢?商朝末年,有个非常有本领的老人,姓姜,名尚(一名望),字子牙,因其先祖是贵族,被封在吕地(今河南南阳),故又称吕尚。姜尚家贫,苦学各种学问,期望为国效报。但商朝纣王无道,姜尚便离开商朝,来到实行仁政、经济发达的周国,想帮助西伯侯姬昌(即后来的周文王)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。他来到渭水之滨垂钓,以观天下变化。据说,姜尚的钓竿前面的钩是直的,便留下了那句成语:“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。”这一日,姬昌偶得一梦,梦见飞熊入帐。翌日召大臣散宜生卜卦,言吉。散宜生得贤臣辅佐,可往山林偏僻之地访贤。姬昌乃率文武大臣出猎渭水之滨,途遇释犯武吉,向其何以不投案,武吉言渭滨遇一老年渔父,教以避祸之术。姬昌得知渔父道号飞熊,喜其正对梦境,遂令武吉引往,果遇童颜鹤发之姜尚。姬昌询以国事,姜尚指陈大事侃侃而谈,姬昌惊其雄才大略,即拜为相,并亲自为姜尚推辇八百零八步。姜尚感其敬贤真诚,言道:要保周朝八百八年,故此戏又名《八百八年》《文王访贤》《飞熊入梦》。

《渭水河》这出戏很早便见于戏曲舞台。清中叶,三庆徽班来京献艺的著名艺人有黄腔老生张元,他与著名花旦高朗亭俱为三庆徽班之台柱。张元之子张三福擅演的老生戏中便有《渭水河》。张三福以生行扮演姬昌,名净吴全禄扮演姜尚。既然是三庆徽班的名老生领衔主演,该剧主要唱腔都是二黄调式,只在结尾处,姜尚有一段“西皮原板”,故大胆揣度此剧大概来源于徽剧,后来在扬州徽剧、汉剧第一次初步合流时,以二黄腔为主,又混入西皮调,而成为今之《渭水河》的原型。

数十年后,西伯侯姬昌应工的行当上有了很大变化。据记载,姬昌由老生转变为花脸应工,扮演者为光绪年间第一铜锤花脸金秀山。

此公原为北京旗籍票友,生于咸丰五年(1855年),自幼酷爱皮黄,十几岁便去票房走票。由于他天赋奇佳,有一条洪亮的好嗓子,“悲壮沉着,比于黄钟大吕”(见王芷章《清代伶官传》),很快便拜老伶工、名净何桂山为师,正式“下海”演出,时在光绪三年(1877年)。

金秀山一方面学习其师有“铁



金少山



马连良

嗓子”之称的何桂山的演唱艺术之精华,唱得猛,唱得狠,气力充沛,一泻千里;同时,又吸收前辈名净穆凤山善于用鼻音增加韵味的唱法。戏曲家翁偶虹对金秀山有极高评价:“高亢处见浑厚,收敛处见宽宏,转折处见丰腴,流走处见响切。”这也就是金派唱工的特点。翁先生还说:“后来的‘铜锤’唱法,差不多都是在金派的基础上发展的。”

根据史料,同时演西伯侯的名字还有穆凤山、裘荔荣。穆凤山在咸同年间的名字当中资历是最老的,他的技艺也相当可观。他没有何桂山那样的铁嗓钢喉,但好研究新腔、垫字、耍板,又善于腔中运用鼻音,特别是将老生腔嵌入花腔之中,所以颇获内外行的赞许。裘荔荣后来改名为裘桂仙,即净角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之父。他幼年学唱戏,所以他的辈分并不低,和金秀山同时。他的技艺也相当可观,只是中年时嗓子坏了,只得改操胡琴,一度为谭鑫培操琴。民国初年,裘荔荣嗓音恢复后,再次登台献艺,技学穆凤山的真传,何桂山的“猛”与“狠”,清纯洗练,苍劲老辣,很有自己的风格,因此也享有大名。

马连良的革新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,“四大须生”之首的马连良看中了这出戏。他想到三庆班曾演出此剧,而西伯侯姬昌是由老生扮演的,于是便请文人略加整理此剧。第一次新编,将其易名为《兴周灭纣》,马连良将它作为大轴戏,就是看中了戏中的姬昌礼贤下士、积极访贤的主题。他邀请众多名伶参演,如郝派的创始人郝寿山扮演姜尚,文武名丑王长林扮演樵父武吉。此时是1926年,马连良25岁,嗓音已完全复原,原来唱扒字调(即凡字调,属于低调门),如今可以唱正工调,嗓音又甜又高亮,再将许多花腔腔嵌入老腔中,使唱腔新颖好听,颇受观众喜爱。

数年之后,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马连良又将此剧易名为《八百八年》。他自然扮演姬昌,由团里的名丑马富禄反串姜子牙。马富禄有一条高、亮的好嗓子,腔音又特别好,虽然是反串,但唱花腔别有韵味,演出依然场场客满。1947年下半年,马连良在上海演出之前,在北京演出了一段时期,其中又贴出《八百八年》,特邀“金霸王”金少山联袂演出。那天,这两位名伶都卯足了劲儿,现场掌声雷动。金少山饰演的

张永和



(右)尚长荣饰姜尚
(左一)马连良饰周文王